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国家与市场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国家与市场

[英]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杨宇光 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Susan Strange
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本书根据英国Pinter Publishers Limited 1988年第一版译出)

·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
——国家与市场
[英]苏珊·斯特兰奇 著
杨宇光 等译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9.25印张 230000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58-0362-X/F·300 定价：4.40元

译 者 的 话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彼此分离，各自孤立，已经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到了60年代，欧美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于是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脱颖而出，在70年代和80年代逐步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

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教授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斯特兰奇今年67岁。1944—1957年间担任英国《经济学家》和《观察家报》记者；后来到伦敦的大学学院教了数年“国际关系”，1965—1976年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当高级研究员时，她开始撰写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方面专著，1978年起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系执教10年，1989年迄今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生院政治系担任客座教授。她还积极参与创建英国国际问题学会，历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顾问，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斯特兰奇教授于1970年在《国际事务》杂志上发表了《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文，最早明确提出要从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

经济问题，强调改革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并吸收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学科的新成果。此后她身体力行，除了为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及讨论班之外，还更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这门新学科，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英镑和英国政策：从政治角度对一种国际货币衰落进行的研究》、《生产过剩的国际政治问题：在世界萧条中竞争市场份额》（与图兹合编）、《对体系分析的批评》、《通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路》（主编）、《国际政治经济学回顾和展望》等。《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和市场》则是她多年从事这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这本书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地评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力量和结构力量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美国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有理论概括功夫。因此，这本书目前成为西方名牌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的首选教材。

虽然国际政治经济学至今只有20多年历史，但在斯特兰奇等一批该学科带头人积极推动和组织下，不仅使西方许多大学纷纷开设这门课程，而且研究队伍已初具规模，从198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丹麦、瑞士、日本等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联合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年鉴》，大批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著作相继问世，使这门学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应当也能够有所作为。我们把本书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代表作翻译出版，正是希望为我国开展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提供理论借鉴和扎实的资料基础。

本书由杨宇光、吴元忠、杨炯、高蓓蕾等同志翻译，杨宇光校定。译文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杨宇光

一九九〇年六月于复旦大学

致 谢

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出于无意，许许多多人为我撰写这本书提供了帮助，以致我觉得很难把他们所有人的姓名全记住，并在此一一列出。我主要应当感谢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我拜访过的伦敦经济学院及其他院校的同行和学生，在那些地方，我不断努力摸索着向各个年级的大学生们介绍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伦敦学习计划中一个由具有硕士学位的成年人组成的夜课班，地点在查塔姆大厦。近期的两个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个本科生班级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问题高级学院波伦纳中心的一个硕士生班级。其间，我从上课或与学生一起切磋讨论中获益匪浅，学生们来自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明尼苏达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欧洲大学学院以及日本的国际大学，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们，我发现那是一所真正的国际性大学，学生们遵循将近一个世纪的悠久传统，养成了敢于向权威提问、敢于向他们教师的知识提出挑战的习惯。对于他们——特别是我有幸接触到的研究生们——我要由衷地表示感谢。

其次，在别的国家和大学中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地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个课题感兴趣，即使在许多方面我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我要特别感谢伦敦经济学院的罗杰·图泽、

高塔姆·森、詹姆士·梅奥尔和彼得·威尔斯，还有鲍勃·库德勒、乔纳森·阿伦森、约翰·齐斯曼、马塞洛·德塞克、迈克尔·霍奇斯、戴维·怀特曼、戴维·卡尔洛、鲍勃·基奥恩、戴维·鲍德温、鲍勃·考克斯和乔纳森·霍尔。

在本书汇总的最后阶段，我从我的研究助理凯特·格罗泽、秘书兼打字员玛格丽特·博斯韦尔和编辑希瑟·布利斯那里得到了令人愉快和卓有成效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我最热忱的谢意。

目 录

| | |
|-----------------------------|------------|
| 译者的话 | I |
| 致谢 | 1 |
| 开场合白：荒岛的故事 | 1 |
| 第一编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 9 |
| 第一章 价值观念和理论的冲突 | 10 |
| 第二章 世界经济中的权力 | 27 |
| 第二编 世界经济中的权力结构 | 51 |
| 第三章 安全结构 | 52 |
| 第四章 生产结构 | 72 |
| 第五章 金融结构 | 103 |
| 第六章 知识结构 | 137 |
| 第三编 次级权力结构 | 163 |
| 第七章 运输体系：海运和空运 | 165 |
| 第八章 贸易 | 193 |
| 第九章 能源 | 220 |
| 第十章 福利 | 244 |
| 第四编 按自己的观点寻求解答 | 265 |
| 第十一章 问题与答案 | 266 |
| 参考文献 | 280 |

开场白：荒岛的故事

那是一个漆黑的、风狂雨骤的夜晚。强劲的大风激起巨浪怒涛，一艘轮船费力地航行在汹涌澎湃的大海上。突然，轮船腹部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所有灯光都熄灭了。不知何故，船上的动力系统也坏了。船上一片恐慌。人们四处奔逃，呼喊着，尖叫着，相互推拥着。人人都想逃上救生艇。甲板慢慢地向一侧倾斜。船的一侧必定已经炸破了一个洞。人们更加惊恐万状。在手忙脚乱之中，有些救生艇阻塞在吊艇架上。有些救生艇在激浪滔滔的大海中倾覆。在船身最后猛的一歪、沉入惊涛骇浪之前，只有三只救生艇安全脱离了这艘轮船。故事就从这三只幸运的救生艇上的乘客情况开始讲起。

在其中的一只救生艇上，人们正巧与那艘轮船的一位高级船员马丁在一起，他们就听从马丁的指挥。他镇定沉着，在三个水手——迈克、杰克和特里——的帮助下，负责使救生艇下水启航。在这批乘客中，有一对情侣叫约翰和琼，还有一位母亲叫梅洛，她的两个小孩叫肯和罗西。

在暴风的吹送下，他们经历了三天三夜叫人提心吊胆的航程。由于某种原因，无线电失灵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处于广阔海洋中的什么地方。淡水越来越少，漂流到第三个晚上，他们听到了碎浪声。他们奇迹般地逃过了暗礁，精疲力尽地登上了海滩，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全都倒在细沙上呼呼入睡了。

次日早晨，他们在荒岛岸边探险，找到了淡水、椰子树和咸

水湖鱼。马丁仍旧指挥一切，设法把搁浅的救生艇从沙滩中安全地拖出来，并且组织人力建造一个粗糙的棚屋。过了几天，有一个晚上马丁把大家召集拢来，对他们说，他一直在察看山后面的动静，已经发现了看上去象人的足迹。他说：“朋友们，我们也许正面临着危险。我们必须砍伐一些树木，筑起栅栏。我们必须制造一些长矛，组织瞭望，并派人出去巡逻”。

大家就这件事稍微讨论了一下。约翰和琼正沉浸在柔情蜜意的缱绻欢乐中，不大想去造栅栏。别的人也有其他想法。梅格宁可去寻找水果和坚果，并着手开辟一块种植蔬菜的园地。但三个水手惯常服从马丁的命令，一致同意执行他的计划。逐步地，这个小团体养成了按照吩咐办事的习惯。

与此同时，第二只离开那艘轮船的救生艇也到达这个小岛，
2 但是在岛的另一部分登陆的。双方没有相遇。到那时为止，每个团体只知道他们自己是唯一幸存者。第二只救生艇上的一群乘客与第一只救生艇上的大不相同。那是一批年青的学生，由一个年龄比其余人大一点的、名叫杰里的学生领导。是他把大家召集拢来，组织放艇下水，并设法使救生艇安全离开。在这么做的时候，艇上没有高级船员或水手，也没有教授。海上的三天三夜，他们随风漂流，对救生艇所处的方位如同第一个团体一样全然无知。他们没完没了地议论——学生总会这样——他们的预测，议论一旦找到了陆地该怎么办。在理想方面，他们都赞同杰里的说法，组织一个公社是很好的主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决策时人人平等，法律对人人同样适用。

他们在海滩上醒来以后的第一个上午，愉快地在一起采集椰子，并从咸水湖里捕鱼。几天后，第一批问题开始发生。两个恋人——鲍勃和贝蒂，如同第一只救生艇上的约翰和琼一样，往往离开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岗位闲逛，并且手拉着手一起走进树林。其他人感到他们干活偷懒马虎。接着，关于谁去捕鱼，谁去采椰子和造棚屋，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乔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

已经带来了工具箱，声称他应当得到额外的食物配给或额外的空闲时间，因为他用锯子和斧头，可以在一小时内干完别人要干一个星期的活。阿莫斯是一个魁梧健壮的汉子，很热爱工作。那么，是不是应该给予他奖赏？这时，营地不仅没有栅栏，而且还没有沟形或坑形的厕所。谁也不想干这种特殊的工作，所以营地开始变得有点脏，有点臭。但是每个人仍认为办公社是一个好主意。

第三只救生艇上的人在这个岛的另一部分登陆。他们同样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这次乘客中有一些老人，许多母亲和儿童，以及一些船员，包括炊事员，伙食总管杰克和原轮船事务长——一个沉默寡言、能吃苦耐劳的人，他让人家“叫我马克”。但是，首先，这个团体没有一个负责人。每个人自己砸开椰子，自己捕鱼和烧鱼。

几天之后，母亲们抱怨椰子食品使小孩的胃不舒服，但他们又不能丢下小孩去捕鱼。老人们围坐着，看上去茫然若失，可怜巴巴。没有人在建造棚屋，更不要说建造厕所了。于是杰克提出了建议。为什么不用在救生艇的贮存品中找到的那袋钉子作为货币，不要再拿鱼去换正在生长的椰子？起初，每个人得到相同份额的钉子，用来购买或出售鱼、椰子、水果和个人服务，例如造房子或补衣服。他建议，为了使生活更加安逸，危急关头有人营救，每个人应当每周付给将担任警卫和维护安全、保持环境卫生的马克两枚钉子，每周付给托德老叔一枚钉子，他虽然腿跛，身体又不大好，但能为小孩子办了某种学校，使母亲有时间去捕鱼或狩猎。3

尽管确实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市场顺利地开始运营了。以钉子为货币单位的鱼价很高，人人都想去捕鱼。但如何决定谁可使用救生艇？他们必须商谈谁首先使用，什么时候使用和使用多长时间。人们开始感到吃厌了烤鱼和椰子这些食品。最好种一些庄稼，但是在庄稼生长时期如何进行投资？有人杀死了一只野羊。应当平均地分而食之，还是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婶婶琼病倒了，谁

去照顾她？如何作出上面这些集体决定？不管怎样，这个团体至少有吃有住，甚至老人都认为，虽然救援他们的行动很迟缓，但人们还是能够设法作出安排。

* * *

故事的下一个部分是，如果这三个团体发现他们不是沉船事故中的唯一幸存者，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这里，读者将参加进来，发表议论。荒岛的故事变成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寓言。我们知道荒岛上有三个团体，每一个都受各不相同的杜会价值观念的支配。马丁的那个团体首先考虑秩序和安全，它是一个封闭社会。杰里的那个学生团体首先考虑公正和平等；他们象一个大家庭那样努力地工作。杰克的那个团体首先考虑财富和生产效率，它是一个市场社会。此刻，老练的读者会说，“啊，我明白啦，你正在编制三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封闭社会是现实主义模式，公社是理想主义模式，市场社会是经济模式。经济学家会觉得他们非常熟悉市场经济杜会模式。政治学学者认得出现实主义模式，而社会学家更加熟悉理想主义模式”。简化一点，你可以说这三种模式分别代表了民族主义者、杜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处理权力机构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方法，而权力机构和市场之间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两种博奕，从中都能得到启发。一种博奕是问别人，他们认为这三个团体相互见面后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每个团体将会对其他两个作出如何反应？他们将如何继续编织和续完这个故事？他们总是假定这个岛事实上是个普通的荒岛，乘船遭难的人在得到拯救之前暂时呆在岛上生活。这种博奕可以使你知道其他人对现实和对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经历的看法，知道其他人对历史和人性的特殊解释。我想，你会发现不是每个人对可能发生的事情持有相同的意见。

如果你进行另一种博奕，不是问别人他们认为故事会如何结局，而是问他们喜欢故事有什么样的结局的话，他们的观点更不

一致。如果参加者都老老实实地进行博奕，你一定从中会了解到 4 他们通常的偏好、愿望以及对“美满的结局”的想法。事实上，人们对秩序、安全、财富、社会和谐及谋求一个公正的社会等问题哪个居首位，各有自己的摆法。

让我提出几种可供选择的局面。其一是，由于马丁的封闭社会把安全摆在第一位，组织起来防御真实的或假想的敌人，所以他们巡逻兵首先发现外部其他人的情况。马丁说：“我们不能让杰克一批人变得富甲天下，我们也不能冒着风险，让母亲们和情侣溜到学生团体那边去。我们必须首先采取行动”。抓住打算开小差但没想到会受干预的母亲和情侣后，马丁发出了最后通牒：“和我们在一起，不然……”此后故事取决于母亲和情侣或其中一方是否作出让步，接受军事权力机构的支配，或取决于他们两方或一方是否抵抗，甚至必要时进行斗争。故事还可能根据下列条件出现别的形势：或者在其他两个团体被征服之后，尽管处于独裁主义但安定有序的社会中，仍受到宽厚平等的对待；或者胜利者依仗权势腐败堕落，把其他团体当作奴隶或作为“殖民地”来剥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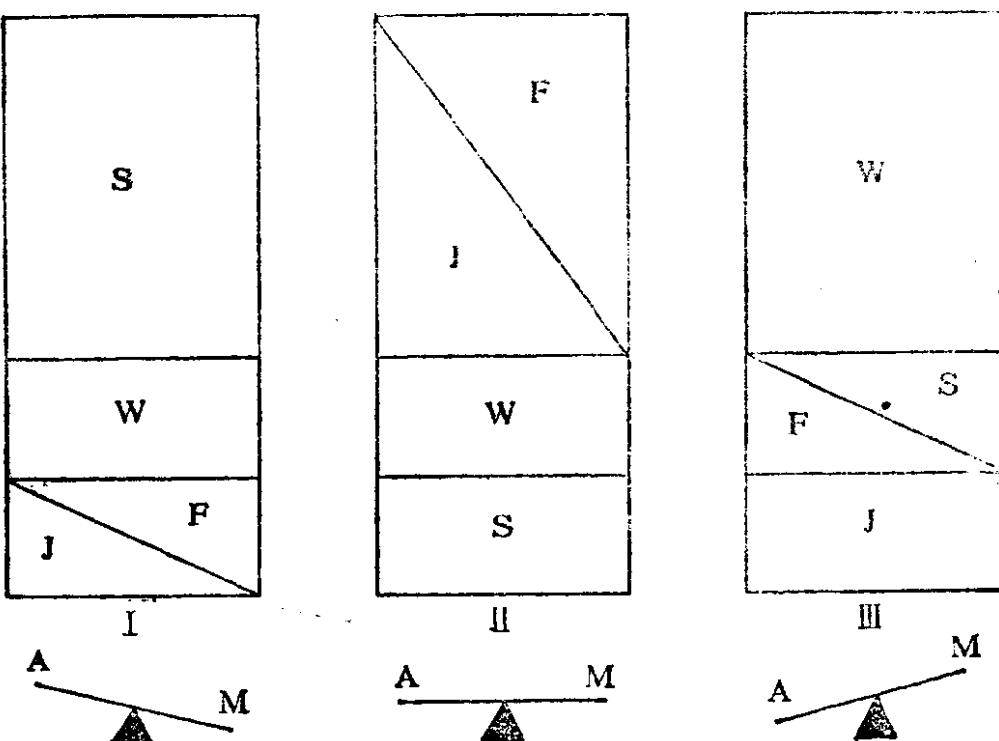
第二种局面是从学生们有一天捕捉野山羊开始。冒着风险远离自己的营地，他们偶然看到了马丁的栅栏。他们估计眼前的形势，决定最好准备应付最糟的变化。自由和平等不得不退让。社会主义不得不等待。不过，他们一旦组织起来，就会强大有力，足以发出最后通牒：解放人民，不然我们进攻你们！

还有一种局面使得市场社会中某个人偶然地同样发现不是只有他们生活在这个岛上。他们召开了会议，由于不愿放弃明显富庶的生活方式，他们决定把“防务税”增加一倍，任命马克组织一支由领薪饷的志愿人员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策划在对方哨兵睡着时对马丁的栅栏发起突然夜袭。在这种形势中，他们把马丁的那个团体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立即扩大了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专业化的机会。由于那个公社日益贫穷，在意识形态上日

益分裂，被别人占领仍旧是比较容易发生的事。

所有三种局面都会考慮到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即使在一度患难与共的人们中间，也可能使用暴力。这种情况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悲观主义的？这三个团体是否可能和平共处？如果可能，那么，作为国家缩影的这些小社会中，领导人是否会开始与这个或那个团体玩起原始的外交博奕来——结成联盟，后来也许联盟破裂？他们是否会在共同防务上达成妥协？他们是否会参加歧视性贸易？

一个明显的教训是，不同的社会在安排政治经济顺序时，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有的社会认为存在着外部的威胁，并且（或者）处在军方统治下，会把安全放在创造财富之前，并且把个人或反对派的自由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在战时，即使民主国家也要以种种方式限制公民的自由。在图A中，我们大体上可用模式I



(A = 权力机构, M = 市场)

图A：三只救生艇上的乘客的价值偏好 (S = 安全, W = 财富, J = 公正, F = 选举自由)。

表示这种情况。接着，在权力机构和市场之间的跷跷板式关系中，市场往往处于较低的地位。

另一种社会把创造财富看得比安全和自由（广义上说，包括了免受贫困和匮乏重压的经济自由）还重。在模式Ⅲ中，我们看到跷跷板的另一头翘起，国家（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市场力量尽可能不干预。在这个模式中，货币的使用增加了劳动分工所创造的财富，并且通过信贷创造和利用孕育了金融权力结构。

在还有一种模式中（例如在学生公社中，个人自由和公正处于平等地位上），市场和权力机构的重要性都缩小了，两者的地位比较平衡，对安全和财富的追求是次要的。同样，我大体上用模式Ⅱ表示这种情况。6

在权力分散而不是集中，及权力在国家之间不平等地分配的国际经济中，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建立在这三种模式中任何一种基础上的国家倘若占据主宰地位，只要它有能力，自然会使全球政治经济朝与它相同的模式偏转。各种力量——谋求安全的军事力量，谋求财富的生产力量，根据思想和信仰吸引其他人服从的能力——都将影响结局。但是这个故事努力想说明，对结局的判断，如同对目标的判断一样，是主观作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植根于个人的意愿、偏见和经验上。判断须由读者自己作出。我的故事就象丹麦人造的小积木块，按照变幻无穷的方法把它们拼凑在一起，可以搭成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如同要弄玩具一样，即使你并不十分认真地对待它们，你也能从中学到一点道理。

